

大眾文化叢書

胡繩著

第二輯
第一種

書叢化文衆大

種一第輯二第

踐實和論理的字文新

著 繩 胡

版 出 社 化 文 衆 大

年 五 十 二 國 民

緒論

自從西洋文化開始輸入中國之後，許多人就痛切地感到中國文字的改革實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白話文運動是對於文言文的革命，但對於古老的漢字還是抱着容忍的態度。「注音字母」畢竟不敢宣稱廢止漢字。西洋教士來到中國之後，爲了傳教的便利，却大胆地用了拉丁字母拼寫各地方言，但畢竟不成爲有意識地改革語文的運動。而且在技術上也還是有種種缺點。只有「國語羅馬字」運動是立腳在澈底的語文改革的立場上的，但可惜發動這運動的人對於語文改革的本質及其社會意義，並不能有深切的理解，而他們的方案的艱難和複雜和他們的死抱住「國語」不放態

度，更判定了這運動的前途絕望。

「新文字」運動和這一切的改革或改良中國語文的運動不同：一、新文字運動是意識地提出中國語文的根本改革這要求的，牠不只是文字的寫法的改革，而且是要徹底改革中國人民的口頭語的；二、新文字運動是配合着言語發展的一般的法則的，新文字運動是「動」的，牠不把中國言語的發展停止在某一階段上面；三、新文字運動是配合着政治上的民主革命的，牠首先要完成在言語上的民主革命，但接着牠還把中國言語提高到更高一階段——國際化的階段上去。

因此，新文字運動從開始到現在雖然還不久，但是已經有了驚人的發展。這順利的第一步，已經向我們保證了牠的燦爛的前途！

關於新文字的產生情形，發展情形，牠的方案的特點等，已經在好多論新文字的書中詳細地說過了。在我這本小書中想儘可能地不重複這些話，而從另一方面來對於新文字做一番理論的考察。

下面，先把言語發展的一般的理論，提出幾個要點來說一說，因為沒有這一般的理論做基礎，是無法說明新文字的理論的。——而且新興的言語理論在世界上還只萌芽，在中國更不用說，那末這一點簡單的說明也不是白費的吧？

在第二第三章裏面是從中國語言發展的情形講到新文字在推進中國言語發展的意義的。最後爲了讀者的便利，再有一章介紹北方話和江南話的新文字方案。這介紹雖然很簡略，但因為新文字實在是很簡易的，一個智

識分子在讀了這簡單的介紹以後，一定可以學會怎樣把他的口頭話（江南話、北方話）用新文字寫出來了。

目錄

目 錄

第二章 言語發展的一般的理論.....	一
一 言語是社會的產物.....	一
二 言語是人工性的.....	四
三 言語的發展是從分歧到統一的.....	七
四 書寫的言語——文字.....	一二
第二章 中國的言語和文字.....	一五
一 目前中國方言分佈的情形.....	一五
二 中國的方言和民族語.....	二〇

三	中國文字和言語的分離·····	二五
第三章	新文字在中國語文發展中的意義·····	三〇
一	什麼是新文字？·····	三〇
二	新文字和「漢字」·····	三三
三	新文字和方言·····	三七
四	新文字和民族語·····	四二
第四章	北方話和江南話的新文字方案的介紹·····	四七
一	字母讀音·····	四八
二	寫法規則·····	五八
三	文例·····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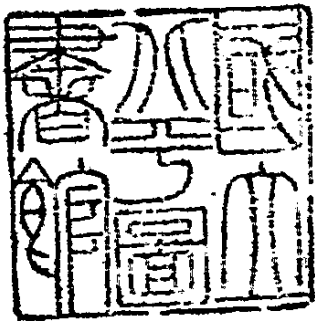
新文字的理論和實踐

第一章 言語發展的一般的理論

一、言語是社會的產物

言語的產生，是在至少兩個人以上的社會集團里面，倘若一種言語，只有說話的人自己能聽得懂，這種言語就根本沒有意義。——因此，言語在本質上就必然是「社會的」。

在人類歷史中，言語剛開始時，便和人類的——一定的勞動過程有密切的關係。在人類能製造並使用金屬的生產工具的時候，才有集團的勞動，才



發生了聲音的言語。在這以前的原始人，是決不會用聲音來表達言語的。他們只是用姿勢——特別是用手的動作來傳達一點最簡單的意思罷了。

自然，在聲音語剛發生時，也決不是很複雜的；牠的發音很不固定，語彙很貧乏，因此，所能表達的意思也就很有限。在歷史上，言語的發展使社會生活也愈複雜，而人類所使用的語言自然也非更加複雜不可。現在還殘存着的有些停留在原始階段的民族——如布斯民人，只要有三百至四百的語彙便夠用，而現代歐洲人所日常使用的語彙却有五千到六千之多。

社會發展對於言語的影響並不只是使語彙豐富化這一點上。我們還可以再舉出幾點來；一、言語的內容：原始的言語只能表示具體的物質和動作，而能表示抽象的一般的觀念的言語是一定在發展到較高級的社會中才

能產生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又因為社會分工的專門化，各種特殊部門中的專門術語也便發達起來了。二、言語的形態：從形態上，我們可以把言語分成若干類，一般的分類法是把言語發展，分成孤立語、附着語、曲折語這三個階段的，雖然這樣的分類法並不見得靠得住，我們不一定要相信言語就是循着這三個階段而發展的，但是因為言語形態的變化是影響到言語的表現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強弱的，自然牠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着一定的關係。三、言語的分歧和統一：言語不是在一條線上發展的，這裏面有統一的過程，也有分歧的過程。言語的分歧與統一和社會發展有什麼關係，這是個很有趣味的問題，也是對於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下面專門有一節來討論這個問題。

二、言語是人工性的

言語的發展是跟隨着社會而發展的；社會從低級發展到高級，言語便也跟着從簡單發展到複雜，從貧弱發展到豐富，——我們雖然這樣說，但決不是表示：言語是天然的產物，牠的發展是絕對不能由人爲的力量去支配的。

可是，在舊的言語學家中，確有一些人說：言語是由神所創造的，上帝創造了言語，賜給人類。這種說法在現在自然不大會被人相信，可是至今中國也還有些「學者」在說：「言語是自然的，決不是人造的。」

但事實上，世界上一切言語都是，而且不能不是，由人功所創造的。

所謂「自然語」是從來不曾有過，也永遠不會有的。

說「言語是自然的」，正如說「社會是自然的」一樣地錯誤，——誰能否認社會是由人功所創造，而且可以用人功去改變的呢？

但是言語的變革正如社會的變革一樣，在牠底發展的初期，人功的痕跡是不大看得出來的。在原始的時期，言語的發展非常地遲緩，一代一代地繼續着，彷彿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似的。這樣便使人以為言語的產生是「天然的」了。但是社會發展到較高級，便有人編輯詞典，修定文法，意識地增加語彙或變更發音，言語的人工性便較為顯明了。

蘇聯的輝煌的言語科學者馬爾的後繼者之一安得列夫曾在他的『耶非底言語理論研究』中說：「人類在它自己底勞働過程里，在一定的社會條

件里，創造了自己底語言。當新的社會生活出現的時候，人類又把語言改造得與新的思維狀態相吻合。這樣就明顯了：所謂天然的言語是完全不存在的，一切語言都是人造的。並且言語也決不止祇在起源上是人造的，它底一切進步都是人工的勞蹟，不過因為當它被人類最初創造出來以後，就一代一代傳下來，彷彿變成了自然底賜與了。『這一段話非常精確地說明了言語的人工性。』

當言語發展到從民族語到國際語的階段時，言語的人工性便格外顯明了。——世界語(Esperanto)便是意識地用人力來促進言語發展的第一個勝利。

在現在的世界，自然，還有許多民族是停留在原始的社會階段上，

同時，他們的言語也非常落後。可是使他們的言語發展到最高的階段，却用不到一兩千年的時間：只要把人力充分發揮起來，人類是可以用最短的期限完成這個發展的。

中國的言語雖然不是最落後的，然而牠的落伍在歐洲各國語言之後，却是事實。但是我們相信，我們可以用人力來加速中國語言的向前發展。倘然我們現在否認了言語的人工性，那豈不是把我們的言語改革的可能性根本取消了麼？

三、言語的發展是從分歧到統一的

照舊的所謂「印度歐羅巴言語理論」說起來，人類言語的發展並不是

從分歧到統一的，却是本來只有一種，逐漸地分散到各地，才形成了各地的方言民族語。

但是這種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事實上，我們只看見：各種不同的言語，互相接觸，互相影響，而混合成一種言語。倘若言語真是從一種發展到許多種的，那末豈不是在人類的將來便要有比現在更多許多倍的言語了麼？——這是誰都不能相信的吧？

馬爾曾說明人類的言語是順應着社會的發展而取着這樣的路線發展的：最初是在自然經濟時代的種類非常多的各種部落語言。跟着，在各種部落和種族積聚成爲民族的時候，溶合了各種部落語的民族語也形成了。（這是發生在封建時代，而在資本主義時代中完成的。）自然，這種種現

存的民族語還是要向溶合統一的路走去的，這便是經過國際補助語的時代而到「單一的人類普遍語」。

要證實馬爾這種理論，我們可以從人類語言的歷史上，找出許多例證來。

至今，在一些停留在原始階段的民族中間，言語分歧的情形還是非常令人吃驚的。譬如巴士克人（Bask），人數一共只有八十萬，却有方言八種和輔助方言若干種。馬尼坡刺人（Manipora）甚至三四十家人家就有一種方言，互相都不能聽懂。

我們可以想像到，一二千年前，在全世界的人類社會中，也都是這樣的情形的。但是這樣地複雜多樣的方言土語畢竟逐漸地互相混合，成為現

在世界上的有數的幾種民族語了。

古代的希臘語，在紀元前二世紀時原是分成許多種的方言的，大概地說起來，是有伊渥利亞語(Aeolic)，獨利亞語(Doric)，愛奧尼亞語(Ionic)，亞的加語(Attic)這四種。而到前三世紀時這幾種方言便互相溶合成爲一種統一的希臘語了。拉丁語的發生的情形，同樣也是從許多種方言中歸併起來的。而且在古代意大利，除了拉丁語以外，同時也還有着奧斯干語(Oscan)和安勃里亞語(Umbrian)這兩種。

庸俗的言語理論者，都認爲近代的法、意、西、葡等語是從一種拉丁語中分化出來的。但事實告訴我們的却剛剛相反，在中世紀，雖然拉丁語似乎是統一了中歐和西歐的，所有的著作都不得不用了拉丁文來寫，但是

識得拉丁文的其實只是上流的貴族和教士，各地的人民還是講着各地自己的土話，不過他們只有口頭話，却沒有書面的文字（正如現在的中國各土話一樣）。在文藝復興時代，各種民族語便從許多種的土話的交溶中間產生出來了，而且每一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書面的文字。（自然，這些民族語的形成是可能受到拉丁語的影響的，因此，才使人誤會牠們都是從拉丁語中分化出來的。）

總之，土話——民族語——國際語，這是人類語言發展中的三個大階段，而言語在這三個階段上的發展是完全符合着「言語是從分歧到統一的」這個法則的。

四、書寫的言語——文字

我們已經說過，在聲音語以前，有一個時期是只有身勢語的。在人類已有了製造工具的能力之後，身勢語不夠使用，而聲音語便發生了。但在社會生活更加複雜的時候，人類在聲音語之外，更需要有一種保留得較久遠，傳達得較廣播的言語，——於是書寫的言語便從圖畫里面發展起來了。

其實，我們也可以說，文字和言語是并行地從兩個不同的源頭發展而生成的。言語的起源是簡單的聲音，而文字的起源便是圖畫。甚至我們能夠相信，在最初，聲音和圖畫是並沒有何等固定的關係的。——這就是

說，原始人所畫的一張圖是並不能準確地代表着一種什麼樣的聲音的。

文字和言語開始發生固定的結合，是在繪畫文字變成象形文字的時
候，譬如古代的中國和埃及的文字，就是這樣的。

所謂「繪畫文字」和「象形文字」都可以說是「表意」的文字。有人把現在中國的文字也稱做是「象形文字」，其實並不是完全正確的。現在的漢字却應該算是「表音」的成分占優勢的文字，不過牠是表音文字中的最低級的一種罷了。

表音文字可以分做三種，就是「表單語文字」，「表音節文字」，「表音素文字」。

現在中國文字是「表單語文字」中最典型的代表，在中文中一個詞便

是一個音節，我們就拿一個漢字來代表這音節，並不再來分析這音節中的母音子音。在日文中，也不分析聲音中的母音子音，但牠的每個單字已是多音節的，而牠的每一個字母（片假名，平假名）便代表一個音節，這便是「表音節文字」。至於「表音素文字」的代表，自然就是歐洲諸國文字，那是把聲音分析到最後，用母音和子音拼出各種聲音，因而能夠最正確地記錄出人的言語來。

自然，文字的發展並不一定要機械地遵循着上述的許多階段：圖畫文字——象形文字——表單語文字——表音節文字——表音素文字。譬如歐洲文字便沒有經過表單語文字和表音節文字的。不過我們相信，表音素文字是人類的最科學，最精確，最適用的文字，人類各種文字都得發展到這

階段上去。(在現在的世界上也還有使用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的民族，牠們自然也並不一定要經過許多過渡階段才發展成表音素文字的，因為這是可以用人工的力量來加速度地完成的。)

中文自然也要朝這條路上走。事實上，中文已經在一天天地變化着了。要使牠進一步變成表音素文字，也決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第二章 中國的言語和文字

一、目前中國方言分佈的情形

研究中國方言分佈的情形，對於新文字運動是有決定的意義的。從上

面一章里面我們已經知道，民族語是在方言統一的過程中產生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在討論中國語言問題時，忽略了各地方言的存在。

首先我們要問：中國各地的不同的方言是怎樣來的，許多學者想給中國話找出一個語源來，但他們都沒有成功。我們相信，中國各地方言絕不會是由同樣一種語言演變而成的。事實上，古代住在現在中國的區域中間的，除了漢族之外，還有許多種文化較低，人數較少的別族的人民。他們自然各有自己的語言，這些語言，在今日各地不同的方言的形成上，也參與了一部分力量的。

古代，漢族從西方來到了黃河流域，便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和言語。接着，才一步步向南去，到長江流域，到珠江流域，每到一處，便和當地的

土著人民接觸，這時，漢族的言語便濃厚地滲入了異族言語的成分，這就是現在各地方言形成的原始（譬如和吳越土著的接觸產生了吳方言）——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族言語和異族語言的矛盾的統一，而在這裏也造成了現在中國各地方言間的矛盾的統一。

中國南方話和北方話雖然相差極遠，可是牠們畢竟不是絕對不同的語言，而只是相對差異的方言，——這也可以用上面所述的方言形成的情形來解釋的。並且我們又可以因此懂得爲什麼中國南部沿海的區域，方言特別地複雜，而在北方，語言便比較地單純的原因了。

造成中國方言的相對的統一，人爲的力量也很重要。譬如雲貴的語言本來應當是和「中原」大不相同的，可是自明初沐英去鎮守之後，當地的

語言便慢慢地起了質的變化，現在已經和湖北四川的聲音相近了。而四川的聲音變成現在這樣子，主要也是因為在張獻忠大鬧四川之後，兩湖人紛紛移去的原故。

因此，我們在討論中國方言的時候，是不應該太強調了各地語音間的差別的。（倘然這樣做，我們就不得不把中國話分幾十幾百種的）在中國各地種種不同的方言中間還是有着統一的因素的，因此我們可以把中國方言大概地劃分成如下的幾個音區：

一、北方話區：可以包括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湖北、陝西、甘肅以及東北四省。這區方言的特色便是高亢而沒有入聲。

二、上江話區：可以包括四川、湖南、雲南、貴州以及廣西的一部，

這就是所謂中州韻了。

三、下江話區：我們在這里用來指江淮間的話，包括江蘇的江北、安徽；以及江西的話。

四、江南話區：就是吳話區，包括江蘇的一部和浙江的一部。

五、福建話區：這區里的漳州、泉州的話尤為特殊。

六、廣東話區：這區里的梅縣、潮安的話又是最特殊的，而客家話是又得另成一音區的。

這里有一點是應該特別指出的，就是上面所說的各區方言都是漢族的語言。至於在中國境內其他各民族的語言——如在蒙古的蒙古語，在西藏的西藏語，在新疆的突厥語。在雲貴廣西的苗瑤語是都沒有說到的。這些

語言和漢族語言的差別絕不同於南方話和北方話的差別，因為牠們的語系甚至語族都和漢族語言絕不相干。我們是沒有理由來把漢族語言強制給他們使用的。關於這些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的問題，自然也是值得討論的，但在這裡却不能詳細地說了。

二、中國的方言和民族語

上一節里，我們已經把中國目前方言分佈的情形大致地講了一下，現在，我們可以討論中國的民族語的問題了。

中國——更準確地說，是漢族——現在有民族語麼？回答不能不是否定的。在人民的口頭上，事實上是只有各地各區不同的方言，他們並沒

有一種真正配稱是「民族語」的言語，那便是比方言更高級的，更豐富的，更完備的言語，全民族中大家都能理解牠，也都能使用牠。

那末我們需要民族語麼？當然需要的，我們決不應該幻想中國人馬上都去使用國際共通語。（自然，將來中國人也會參加到國際語中間去的，但這一定是在民族發展以後的事。）我們也決不以爲，中國的各地方言分歧的情形是可以滿意的，不必使牠再發展上去了。并且，事實上，方言也一定是要發展上去成爲民族語的，即使你阻止牠，也不可能。

現在留給我們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各地方言是循着怎樣的途徑而發展成爲民族語的？解答了這一個問題，我們便可以用人功的力量來加速中國民族語言的成立了。

早在一九三二年，就有人發表意見說：「……在五方雜處的大都市里面，在現代化的工廠里面，事實上，已經在產生着一種中國的普通話（不是官僚的所謂官語），牠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消磨各種土話的偏僻性質，並且接收外國的字眼，創造着現代的政治技術科學藝術等等的藝術語。這種大都市里，各省人用來互相說話演講說書的普通話，才是真正的現代中國話……」不久以後他又補充自己的話說：「一種普通話已經在產生着，但是還沒有完全形成。只有各省人互相說話演講說書的時候，發現着這種普通話的發展。」的確的，說這樣的普通話已經形成，是太早的；但牠確實是在發展中間。——牠的發展是建基在各地的土話上面，各地土話的交流是能使這樣的「中國的普通話」早日產生的。

也許有人要說：現在的一國語運動正是完成中國普通話的好辦法。但是所謂「國語」和我們在這裡所說的「中國普通話」——也就是中國的民族語——意義並不是完全相同的。

言語的發展總不違背「民主」的原則。在言語從綜合到統一的過程中決不是由一種言語來征服、消滅其他所有的言語，却是每一種言語都在新形成的統一語中占着一部分的地位。在前一章里，我們曾說到希臘語最初有四種方言，這四種方言後來是怎樣地彙合起來的呢？日人安藤正次曾予以解釋說，在亞歷山大王和他的後繼者的時代，各種方言溶合成一種「考以奈」語，在這「考以奈」語里面，「亞的加語」勢力最大，愛奧尼亞語次之，而獨利亞語和其他希臘語以外的成分也有混入的。——這例子也可

證明：統一語是應當由各種方言平等發展而溶合成功的。

但是現在的「國語運動」却是想拿一塊小地方的方言——北平話——來統一全國，這是辦得到的麼？北平話只有四百二十個音綴，在中國話里也應該算是「最可憐的方言」，用來代替各地的方言，強迫各地人民都來使用是不可能的。所以連相當同情國語運動的沈步洲氏只得說：「平心論之，以中國各地方言之紛歧，吳越閩廣各語之殊異，強揉合之而納諸風馬牛不相及之京音軌範以內，疑若未能。」（見沈著：「言語學概論」）

到這裏，我們可以給這一節做個結論道：中國民族語的建立，是語文改革運動中的重要課題，這民族語不同於所謂「國語」，牠應該是在各地方的發展融合中間產生的。這樣的融合雖然現在已經在幾個大都市中

具體地表現了出來，但顯然地還是不夠。——因此建立民族語的問題，可以說就是發展方言的問題，因為只有在各區方言高度發展之後，交溶的機會才加多，而民族語的形成也才能較快地實現。

三、中國文字和言語的分離

大概還會有人覺得建立中國民族語是多餘的事的。他們的理由是：中國人在口頭上雖然沒有統一語，但在筆頭上，隨便那一個人寫的文章，大家都能夠看得懂的——自然，這便是指「漢字」——「方塊頭字」了。

瑞典人高本漢曾說：「中國的文言是一種『世界語』，可是，應當注意的，他專是一種書寫上的『世界語』。有人便因為中國有這種『書寫

上的世界語」而自己驕傲起來，以為這就是打破方言分歧的難關的好辦法。但我們若從事實上做一番考察，便知道：中國有這種「書寫上的世界語」決不是福。牠絕對沒有消滅方言而建立口頭上的民族語的能力。

我們知道，漢字的存在只是使文章和口語分離，使「文」的發展和「語」的發展各自獨立着進行。——這樣的結果便是「文」的發展絲毫都不能幫助「語」的發展，倒反而阻礙了牠。甚至在各地方言走向統一的民族語去的過程中間，所謂「書寫上的世界語」是盡了消極的，甚至積極的妨害作用的。那末我們還能說，漢字是可以代替民族語的地位麼？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中國文字和言語的分離情形吧。

在中國古代，語文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呢？許多學者的說法也不完全相

同。但是既然中國文字一開始便是「表意」的成分重，那末說牠能準確地紀錄出說話的音來是不可信的吧？譬如古代中國的說話中有子音的語頭和語尾的，但在方塊字中却無法紀錄下來。而且古代又因為書法的困難和古代書寫技術的不靈便，在寫文章時自然便要把些不關緊要的字減省掉了。

倘若中國文字是表音素的，那牠自然可以跟着口語的發展而發展：但可惜牠並不是，牠的發展便不能不是非常遲緩的了。高本漢研究中國「文言」的發展說：「在大約戰國時代，中國文字中的單字的數目，驟然增加了幾倍，而「古文獻的頭上，就從此戴着一個神聖的圓光，無人敢超出這圓度以外——就是說不敢越出彼時字彙的範圍。新字的創作便停頓不前。

文書上新的結構，也不過本元來的古文文字，加以新的聯合吧了。有許多俗詞俚語，在近今口語上應用的，就沒有相當的文字來代表了。……「這樣，中國文的發展便停頓下來了；自然也並不是絕對沒有發展，但這發展却是極微細的，極緩慢的。」

五四白話文的出現確是個大進步。但因爲牠並沒有堅決地拋棄漢字，所以雖然牠企圖走向和口語一致的路上去，但結果却還是和文言妥協起來了。

可是，在口語一方面，發展却是不停的，迅速的。

我們知道，中國言語是所謂單音節的孤立語，同音字的加多自然是無可避免的事。在口頭話中，爲了減少混淆，是採取了種種辦法的。目前的

各地口語，因為經過了長久的實踐上的改善，很顯然的，是有着許多優點的：譬如說：一、在口語中不說「衣」，而說「衣裳」「衣服」，不說「看」，也不說「見」，而說「看見」，這便是複音節詞的增加；二、語尾的出現，如動詞語尾的「着」「了」等等，名詞語尾的「子」「兒」等等；三、「類別的詞語」的使用，「一棵樹」「一本書」中的「棵」字「本」字。口語發展到這樣的階段其實已經不能再算是「單音節語」了。但這些優點在「文言」中是不曾採用過的，在「白話文」中也只部分地採用了。

綜合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知道，中國「語」「文」的分歧不只是因為牠們的發展的路不同，並且是因為牠們中一個發展得慢，一個發展得快。

口語現在還是在繼續發展，而一切用漢字寫的文章——不論是「文言」還是「白話」，對於口語都已成爲不合身的衣服，一定要把這不合身的衣服脫去，另換一件更合身的，今後的口語才能更快地發展。

第三章 新文字在中國語文發展中的意義

一、什麼是新文字？

現在我們要說到新文字本身上了。自然前面兩章也絕不是和新文字沒有關係的，牠們正是給我們來研究新文字的理論的基礎。因爲新文字是由新的言語理論所支撐着，是拿中國的言語文字發展的必然的趨勢做根據，而產生出來的。

那末什麼是新文字呢？

「新文字」自然是用來和「老文字」——方塊漢字寫的文字——對立着說的。在不久以前，我們是把新文字喚做「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的，這個名稱現在雖然不必用，但是牠可以幫助我們來懂得什麼是新文字。

新文字就是用拉丁字母拼音寫出來的中國話。——這自然不是叫中國人說「拉丁話」；說的還是中國話，不過不是用老漢字來寫，而是用簡易的合理的拼音文字紀錄出牠的音來。這也就是使中國本來的「表單語文字」發展成為「表音素文字」。

這裏還有幾點應該注意：

第一：新文字不是「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沒有廢除漢字的決心，

也沒有廢除漢字的能力，而且牠自身也不是最進步的拼音文字，充其量，牠只是「表音節文字」罷了。

第二：新文字不是「國語羅馬字」；「國語羅馬字」主張拿一個地方的土話來做全國的標準語，（這種辦法的不合理前面已經提到）牠又不肯放棄掉漢字的附屬品四聲，這便使牠的拼法規則非常地艱難，絕對不能普及。

第三：新文字不是空中樓閣的幻想，如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新文字說得到，做得到，牠有堅實的實踐上的基礎，牠是這一時代中的「社會的產物」。

光是這幾點自然還不夠說明新文字。在下面的幾節中，我們要更深入地逐步討論新文字的理論中間的幾個主要問題。

二、新文字和「漢字」

新文字和「漢字」是不能兩立的。

「漢字」的生命不能不說是很長了。牠產生的時候，是「象形文字」，但是現在我們所使用的漢字却已經很少是「象形」的字了。所謂「假借」「形聲」已經不只是「象形」，倒是偏重在「表音」方面了。漢字的發展正是一天天地向着表音的方面走，不過牠在形式上還是「象形字」，所以牠到底不能夠真正成為精確的現代化的拼音文字。

漢字發展到現在，事實上，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自己否定自己的時候了。我們可以看出漢字有兩大缺點：一是不國際化，這便減少了中國

人去參加國際生活的可能；二是牠不能紀錄口語，因而不能幫助口語的發展，倒反阻礙了牠。這點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其他如難學，不合實用……這些缺點更是大家都知道了。）

新文字澈底認識了漢字的缺點，同時也認清楚了漢字發展的動向。因此，牠大胆地拋棄了事實上漢字已經並不顧及了的「形」而專從「聲」的方面去發展。

也許有人要說：漢字的「統一全國」，正是靠着牠的形，若單顧到「音」，中國的文字便要弄得四分五裂了。甚至說：中國的統一就是靠了漢字的統一，破壞漢字，便是民族統一的罪人。

關於這點，在前面我們也已說過了。我們敢說：假如漢字真能統一全

國，我們也並不反對，只是可惜這種統一却是假的。——漢字在中國有多少懂得呢？據大概的統計，中國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這就是說，中國四萬萬人中至多也只有八千萬人是認識漢字的。那末，漢字只能算是統一了這八千萬人，却並沒有統一全國！

漢字現在在中國的情形正像拉丁文在中世紀的歐洲一樣。漢字只有上流的智識分子懂得，正像拉丁文只有貴統和教士理解一樣，而漢字的艱難也決不下於拉丁文。牠的語法、詞彙又都和口頭語衝突，這教百分之八十的勤勞大眾，怎麼樣能學得會呢？

新文字打破了「漢字」的傳統，給予各地人民和他們的口頭語一致的文字。於是各地人民只要學會了字母的讀法、寫法、排法，便能讀書寫

字，這是何等的便利。因此中國新文字雖然推行還不久，但却已有了光輝的成績，已經有很多的文盲只化很少的時間學新文字，便已能讀書寫文了。

土耳其本來是用非常艱難不易學的阿剌伯字母的，但自從凱末爾改用拉丁化的新文字後，至今不但掃除文盲成功，而且文化水準也大大提高。便是外蒙古也早已採用了新文字，四月十四日上海「太晚報」中說：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由青年同盟實行掃除文盲運動，三一年又廢止複雜的舊阿拉伯型文字，採用拉丁文字，故現在首都文盲已完全絕迹……」

又有人怕中國新文字普及以後，中國古文化將隨漢字而一同死滅。但

這也是過慮。倘然「古文化」真是值得保留，那末牠還是可以在新文字中保存下去的。歐洲到現在也還是有人在研究拉丁文字的。既然中國現在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漢字，那末將來「漢字」只有幾個專家懂得也並不是值得嘆息的事，——而大眾却能用「新文字」去接近文化，並且創造新的文化了。

三、新文字和方言

漢字寫的文章是和口語不一致的，但新文字的目標却是「語文一致」，因此新文字一定要按照中國人口頭上的讀音和說話來寫，可是我們知道中國人現在，在口頭上還只有方言土話，因此，新文字便不能不是方

言土話的書面化。——這是非常明白的事實。

要是有人絲毫不管口頭說話，隨便拿一篇漢字寫的文章逐字逐句改寫成拼音文字，那決不能算是新文字，譬如：

Wei dí í de rhu chun, liang í xo zhuan, ei gang ei ba, eing
wei wan duan, diao min zhu ban cyan zh zhan, ing zheng zhao
zhung ei zh zhu... (照北方話新文字拼音)

好了，你看得懂麼？這是一九三六年「民族掃墓日」在西安的「祭黃陵文」的開頭幾句，原文是：「維帝一德如春，兩儀合撰，紀綱極八，經緯萬端，弔民著板泉之戰，膺懲昭中冀之誅……」

自然，這決不是我們所要的新文字。因為這樣的話是沒有人說，也很

少人懂的。從這里，我們知道用了新文字的拼音法也可寫出旁人看不懂的文字的，但真正的新文字却是大家聽得懂看得懂的，根據了口頭話寫下來的文章。

因為新文字是根據口頭語的，所以口語中的許多優點都該吸收進去。譬如口語中間的詞尾都該充分地使用。口語中的詞差不多都是複合音節的，新文字便也不能像漢字那樣把一個個單字分開寫，而應該把有連帶關係的音節都連在一起寫，譬如椅子寫做*ʒi*，衣服寫做*ɪ*，帝國主義寫做*diɡuozhuji*。這便是「詞類連寫」。只有在「詞類連寫」中間我們才可以把中國話中的大量的同音字的混淆減少。譬如「衣」「椅」「義」都是同音字，是很易於混淆的，但在上舉的三個複合音節的詞中，我們還會把

牠們的意義看錯聽錯嗎？

在前面已經提到過，文言文中的辭彙，在幾百年來，差不多是停止發展了。五四的白話文固然使文字中的辭彙擴大了許多，可是這些詞彙畢竟還使人覺得貧弱，而且和實際生活沒有聯繫。現在新文字却開闢了一個廣大的泉源，那便是各地的方言土話，於是在方言中間的種種活潑的語法，有生命力的詞句都可以毫無拘束地儘量輸送到文字里面來了。

在這里有一點是要特別提出來說明一下的，——而在這一點上，是常常引起許多人的誤解的——便是新文字固然是拿方言土話做根據，但牠決不是方言土話的「尾巴」。

剛剛相反，新文字其實倒是領導着方言土話前進的。

我們不否認，現在中國的方言土話還濃厚地帶着封建氣息——根本上，方言土話就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方言土話中表現力在有些方面，是很貧弱的，譬如要用牠來寫科學論文便辦不到，因為牠缺少許多專門的科學術語，又沒有能表達科學上的複雜意義的語法。但是這並不足以證明應該把方言土話丟在一旁不管，却是相反地向我們證明了，在使方言土話書面化的時候，不要忘記了使方言土話高度地發展。

在新文字普遍使用的時候，我們同時便可以給方言土話做一「清洗」的工作。把牠中間的太「土」太「僻」的字眼漸漸取消，把牠中間的舊時代殘留下來的種種非科學的說法消滅……。而且光是「清洗」還不夠，我們更要積極地使方言土話豐富化，精密化起來。

在土話中所沒有的種種術語是要灌輸進去的，譬如「帝國主義」「科學」「革命」：這許多詞兒。自然，這樣的詞兒不是硬生生地塞到土話里去，而是要使大衆在日常生活中和這些詞兒熟悉起來。還有，較複雜的句子組織也應該加入到土話中間去的，甚至「歐化」也不是絕對可怕的東西，不過要注意，在這些句法輸入的開始，應該顧到牠是否和本來的口語習慣相合；倘若相差太遠，大衆是不能一下子就接受去的。

四、新文字和民族語

新文字對於方言土話的推進的作用還不只是在上節中所說的各點。我們已經指出過，中國的方言土話是正在向着統一的民族語發展着。

漢字完全不去理睬這一發展，甚至在客觀上，是阻礙這一發展的。可是新文字不然。新文字雖然拿方言做基礎，但因為牠是清楚地認識到，方言土話不過是言語發展歷史中的一範疇，絕不能把牠看成靜止不動，而是要積極地推動牠向民族語前進的。

因此，新文字運動在一開始時便提出，新文字並不是發展各「地方」的偏僻土話，而是發展各「區」的方言的。我們在前面第二章里已經把中國方言的分佈情形大略地談過，我們是特別強調了方言中的「統一的因素」的，因此我們把看似非常複雜分歧的中國方言分成了六大區域。新文字的原則便是要在每一音區中建立一種新文字，這一種新文字是適合於這一區的每個地方中人的使用的，是代表了這一區中的最大多數人的讀音

的。

那幾種「區的语言」是不是還要繼續發展到統一去呢？自然是的，而且是絕對可能的。

因為各地方言的溶合本來是只靠口頭的接觸的，但現在用了新文字之後，牠們在書面上也有了互相接觸的可能了。到那時，這一區中的人要學習那一區的話便非常地容易，而這一區中的話吸收那一區的話也便更加可能了。

因此，我們敢說，新文字決不是分裂中國的言語，却是意識地「用人工的力量來加速中國民族語的成立。」

而這樣的民族語的成立，固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也並不一定是

百年千年之後才能實現的。

未來的統一的民族語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對於這一點，雖然我們不能作如何確定的斷語，但至少我們可以說：這一種統一語一定是包括了現在的各地方言中的最好的成分，完全打破了中國舊文字中間的「孤立語」和「表單語文字」的特性的，而且這種文字又是非常地接近着國際言語的形式的。

新文字領導中國言語從方言土語發展到民族語，可是在達到了民族語的階段之後，也還是要繼續發展下去的。

新文字還要領導着中國語言去參加國際語的建設的工作去。

使用中國語的人無論從人數上講，或從旁的方面講，都可說是在全世

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自然，在國際語的建立上，中國語言是要出一部分力的，（我們已經知道，國際語是從各種民族語中產生出來的，正如民族語是從各種土話中產生出來一樣）可是在漢字的鏤鏤中，中國言語連和外國言語接觸的機會都是很少的。但在用了新文字之後却不同了。在新文字中，不但有了吸收國際語詞的可能，而且還有了去影響國際言語的可能。

中國言語的民族化和國際化是新文字的兩重任務，這兩個任務並不是互相矛盾，却是一個伴隨着一個，在一條線上貫串着的。——只有新文字，才能澈底地完成這兩重任務，也只有在使用新文字之後，中國言語才能遵循着這樣的道路大踏步地向前！

第四章 北方話和江南話的新文字方案的介紹

按照新文字的基本原則，在中國至少要有六七種新文字方案。但在新文字運動剛開始時，有的還只是北方話新文字方案一種。現在各刊物用來做報頭的，各種新文字刊物中用來寫作的大半都是北方話的新文字。

在不久以前（一九三六年二月）江南話新文字也公布了。——這江南話新文字却並不只是限於江南人使用，在發表這種新文字方案的原文中就這樣地指出：「……我們這裡所說的江南話並不是指浦東話或是江灣大場話，而是指那江南土話加入了蘇州話寧波話而形成的一種新的大衆話江南普通話。我們有理由相信：根據這一種普通話而製定的新文字是可以

通行在整個吳語區域中間的。因此有人主張爽新把這種新文字叫做江南話新文字。

此外，如潮汕話，廣州話的新文字……也都有人起草好了，但比較上還沒有能正式確定。所以這裡我們把江南話和北方話的新文字方案簡單地介紹一下。

一、字母讀音

一、總字母表：

北方話中有二十八個字母：a, b, c, ch, d, e, f, g, i, j, k, l, m, n, ng, o,

p, r, r^h, s, sh, t, u, w, x, y, z, z^h, o,

江南話中有三十一個字母：a, b, c, c', d, e, f, g, h, i, j, k, k', l, m, n, n', o, p, p', q, r, s, t, t', u, v, w, x, y, z。

現在把這兩種字母列表對照，並加上國際音標和漢字的注音如下。

（所用的漢字都是揀那在南北讀音近似的字，自然，逢到在江南話或在北方話中獨有的字母，所注的漢字是依照牠本區的音讀的。）

江南話新 文字字母	北方話新 文字字母	讀 音	國際音標
a	a	啊	a
b	-	勃(南)	b
c	z	子	ts
c'	c	此	ts'
-	ch	癡(北)	t豎鈎s'
d	-	特(南)	d
e	e	(看下面 的注二)	e
f	f	夫	f
g	-	辯(南)	g
h	-	合(南)	灣頭h
i	i	衣	i
j	j	衣	i
k	g	格	k
k'	k	克	k'
l	l	肋	l
m	m	嚙, 沒	m
n	n	納	n

ng	ng	五(南)	n後脚長
o	o	哦	o
p	b	不	p
p'	p	潑	p'
q	-	(厄)	耳朵
r	r	而	倒r
-	rh	日(北)	豎鉤z
s	s	四	s
-	sh	詩(北)	豎鉤s
t	d	德	t
t'	t	忒	t'
u	u	烏	u
v	-	婦(南)	v
w	w	烏	u
x	x	黑	x
y	y	迂	y
z	-	似(南)	z
-	zh	紙(北)	t豎鉤s

這張表雖然是很清楚了，但是爲更明瞭起見，在下面我們有幾點附注：

一、江南話新文字和北方話新文字中母音同樣都是六個，就是 *a, o, i, u, y, ɿ*；其餘都是子音。

二、江南話新文字中的 *o* 和北方話新文字中的 *o* 讀音並不一樣，北方話中讀成「扼」音，江南話是讀成「哀」音，如 *o* 在北方話是「勒」，在南方話中是「來」。

三、北方話中沒有濁音，所以江南話中的 *b, d, g, h, v, z* 這些濁音字母在北方話中間都沒有。（注意 *o, d, g, p, t, k, n, c*，這些字母在北方話新文字中和在江南話新文字中讀音不同。）

四、北方話中所特有的子音是ch, sh, zh, r 這幾個捲舌音。r (而) 的讀法在江南話和北方話里也不全相同。

二、母音：江南話新文字中有複母音二十八個。

(中間有十個是單母音的結合，有十八個是帶鼻音母音) 北方話新文字中有複母音三十個(中間有單母音的結合和帶鼻音的母音各十五個)。但南方話中還特有着九個促母音。現在把牠們分述如下：

a. 單母音的結合：也把牠們列表對照如下：

從這表里我們可以看出，江南話和北方話中有許多音寫成新文字，在形式上是相同的；還有幾個母音，雖然不能寫成一樣，但是牠們的變化是有一定的系統的（如 *nei* — *no* — *ou* — *uo* — *uai*）

江南話新文字	北方話新文字
	ai(lai來)
ao (mao貓)	ao(貓mao)
ei (mei妹)	ei(mei妹)
eu (leu樓)	ou(lou樓)
ia (zia謝)	ia(xia下)
iao (siao小)	iao(siao小)
ie (c'ie且)	ie(gie街)
io (xio靴)	——
——	iou(iou有)
iu (niu牛)	iu(niu牛)
ua (kua乖)	ua(gua瓜)
ue(k'ue塊)	uai(kuai塊)
——	ui(xui會)
——	uo(guo國)
——	ye(gye決)
——	yo(gyo角)

江南話新文字	北方話新文字
an(nan難)	an(nan難)
on(non男)	——
anq(lanq冷)	——
en(ken根)	en(gen根)
——	eng(geng更)
in(kin今)	in(gin今)
——	ing(ging京)
ien(t'ien天)	ian(tian天)
ianq xianq鄉)	iang(xiang鄉)
ionq(hion旺)	——
onq(lonq浪)	ang(lang浪)
uan(kuan關)	uan(guan關)
uon(kuon官)	——
uanq(huanq橫)	——
uonq(kuonq光)	uang(guang光)
un(kun滾)	un(gun滾)
unq(tunq東)	ung(dung東)
yn kyn軍)	yn(gyn軍)
yon(kyon捐)	yan(gyah捐)
ynq(gynq窮)	yng(kyng窮)

b. 帶鼻音的母音：也列表對照如下：

對於這張表要請注意的有兩點：

一，江南話新文字中的 an, ien, on，在吳語區域中有些地方的人是讀不出鼻音的，但爲和北方話統一起見，一律給用上鼻音。

二，in 和 ing, en 和 eng 的分別北方人能辨別，但江南一帶的人是不會分別的。

c. 促母音 只有江南話新文字中有，共九個，即 aq (辣) eq (革) iq (筆) iaq (脚) ioq (肉) oq (綠) uaq (括) ueq (骨) yeq (決)

三、子音：

a. 變音 北方話新文字中的 q, h, x 和江南話新文字中的 g, k, k', x, h, n

在*i, y*兩個母音要轉音。譬如在北方話中*xi*(機)*ki*(氣)*xi*(希)在江南話中*xi*(奇)*ki*(機)*xi*(欺)*xi*(希)*hi*(移)*hi*(尼)和*y*拼音時的變音也同此。

b. 圓唇音 上海一帶有些地方有着圓唇音，要表示牠們出來，只要在適當的字母下加一*w*字便可。如：*cw*(諸)*c'w*(吹)*sw*(書)*zw*(如)，上面幾個是蘇州話中的圓唇音，寧波話中還多一個是*czw*(住)——*cn*是可以用來表示*o*的濁音的(也只有寧波話中有)。

c. *j, v* 的使用法：在北方話新文字中，*j, w*兩個字母只在界音時用，如「義務」寫做*iwu*。「烏鴉」寫做*u'a*，但在上海話新文字中，因為求每個音節的寫法統一起見，便規定*j, v*兩字母做爲頭母，於是「烏鴉」就寫做*wu'a*「因為」就寫做*jinwei*，「義務」就寫做*jivu*。

(c)能獨立使用的子音：就是不和母音拚合的時候，也能算做一個音段的子音，在北方話新文字中有八個c, n, s, r, ch, zh, sh, rh，在江南話新文字里有九個：c, c', s, s', r, rh, ng, v, f，此外，江南話中圓唇音的字母也都是獨立使用的，w, x, t，在做語尾用時也能獨立。

二、寫法規則

關於寫法規則，要詳細講，是要牽涉到整個的語法文法的大問題上去的。所以現在只能簡單地把一般的寫法規則大致地說一說，例子也不可能舉得十分多。

一、名詞的寫法：

a. 名詞（以及代名詞）的音段如不止一個，都儘可能地連寫在一起。
如「中國人」「帝國主義」「自己」「鉛筆」「阿拉」（上海人稱我。）
都連寫在一起。

b. 名詞的語尾連在本詞上寫，如「房子」「磚頭」「帽兒」「小孩兒」等詞中的「子」「頭」「兒」等都不能獨立寫。

c. 表示空間的詞尾用在名詞後面時便和這名詞連寫，但若這詞尾有兩個音段便該獨立地寫出。如「家里」是連寫的，但「家里面」，便要把「家」和「里面」分開寫。

二、動詞的寫法：

a. 複雜音節的動詞不管牠是怎樣地組成的，都儘可能地連在一起寫，如「看見」「望一望」等等都應該連寫。

b. 倘若動詞和牠的賓語都是單音段的，便可以連在一塊兒寫：如「吃飯」「掃地」等等。

c. 動詞後面的語尾一概都要和前面的動詞連寫起來。如在北方話中間的「了」(lio)，着(zho)，好拉(xaola)等等，和在上海話中間的「仔」(e)，好拉(xaola)，好哉(xaace)等等都和動詞連寫。

e. 表示被動式的詞頭「被」「所」，都和動詞連寫。

三、形容詞副詞的寫法

a. 複雜的形容詞及副詞不管是怎樣組成的，都連寫，如「乾淨」「豈有此理」「難爲情」都連寫。

b. 在北方話里，形容詞語尾用 *-di*，副詞語尾用 *-dii*，都和前面的副詞形容詞連寫：如 *Syebaidi ciang*（雪白的牆），*manmandii zou*（慢慢地走）。

c. 在江南話里形容詞語尾用 *-k*，如 *Siqbaqk ziang*（雪白格牆）；而副詞的語尾却比較複雜，通常是用 *-kiao*，譬如 *manmankiao ceu*（慢慢地走）。

c'. 表示名詞所有格的語尾（*-di*或*-k*）獨立寫。如 *Zhangsan di shu*，或

Cangsan k sw (張三底書)。但代名詞的所有格還是連寫，如 woei (我底) 或 aqlaqk (阿拉格)

d. 倘若形容詞不是一個單字，而是短句或短詞，那末在 *di* 或 *di* 前加一短橫，如：Chwuanla fan-di shkou 或 k, iqwong van-k zenkuong (吃完了飯的時候)。

四、數詞的寫法：

a. 數詞里的十，百，千，萬的位數都分開來寫，如 iwan ucian sansh s 或 jiqman ng'e'ien sanzeg s (一萬五千二十四)。

b. 次序數詞和不定數詞寫時用短劃分開。如 di-i 或 di-i'iq (第一)；

paŋ-səŋ⁴saŋ-sik⁴ (三四格)。

c. 數詞後面若有「類別的詞語」，便連在數詞上寫。如「一條褲子」

寫做 *piāo kuz* 或 *jiqtiao k'ue*, 「一座山」寫做 *izo shan* 或 *jiqzu san*。

五、界音法 除了 *i* 和 *ɤ* 是有界音的作用以外，此外，倘若 *a, o, ɔ* 開頭的複母音做了一個詞的第二音段，這時爲免除混淆起見使用一撇來分開前後二音節，如在北方話新文字中，皮襖寫做 *pi'ao*，平安寫做 *ping'an*

在江南話新文字里自然也用得着這界音記號，如皮襖寫做 *bi'ao*，「平安」寫做 *bin'on*，「關於」寫做 *kuan'y*（這里不必像北方話新文字那樣寫做 *guan'y*）。

可是江南話新文字的字母中原已有在上角加一撇的字母；倘然遇到一連要寫兩撇的地方，那真是太便當了。雖然這樣的機會是少到幾乎找不出來的，但爲補救起見，我們可以只在這種場合把界音符號的一撇改寫成短劃，如雌鴨寫做c'-sgq，

三、文例

現在我來用北方話新文字和江南話新文字翻譯一段文章，做爲舉例。我所翻譯的原文是在手邊的一本雜誌中間隨便找出來的。這段文章是一個藥房職員的生活自述，文詞原已相當通俗化，但因爲這是用漢字寫的，到底不能完全接近口語，有幾處是甚至還夾着死去的文言成分的。在

我把牠翻譯成新文字時，決不是逐字逐句死譯的，却是把牠加以字句上的修改，使牠：——在江南話新文字中，就真正是江南人的口語；在北方話新文字中，就真正是北方人的口語。

現在先把我所根據了翻譯的原文抄在下面：

「當我在小學畢業後，本想升到中學而大學的，可是家庭經濟困難，無法升學，於是我父親的朋友介紹我到××藥房里去當一個學徒。」

「在今年春季恰巧有了三年。現在學徒的生活已經脫離，總算升上一個『調劑師』了。」

「我們老闆的父親（已故）是一個西班牙人，他的母親（已故）是一個廣東人，所以他能說中，西，英三國的話。如果他把鼻子下面的一

小方鬍鬚刮掉，着一件中國衣裳，誰都看不出他是一個西班牙人。因此，我們的同事——西人在外——都叫他做「雜種」了。

「我們店里的職員除去兩個西人——都是白俄——外，其餘都是中華的同胞。有些任劑藥（配方）之職，有些充店員，有些充當送藥的苦力。西人一天只做八小時工作，星期日休息，而我們華人，却要做十三小時，星期日只有半天休息的。」

「我們的工資是：十五元，廿元，卅元……不等。一個姓鄭的同事，他已做了六年多，不過拿到四十五元，工作都要比西人多。配方哩，進貨哩，出貨哩……這些事都要他去擔負的。一個西人的配方經驗，趕不上那位姓鄭高巧，英語也說得不及我們，但是他的工資却比那姓鄭的多三倍。」

哩！」

——節錄自讀書生活三卷一期中的「生活記錄」。朱金陵作「藥劑師」。

這一段文章翻成江南話就是：

Ngu laq siaohogdongli piqnigc jihcu, penle siang sentao cungh-
ogdong, ce tao dahogdong-k, danz jihue kiadin kinci k' unnan,
mmeg banfa ce cin hogdong, hyz nguk hia k b'ngjiu ziu kazao
ngu tao jigka hia'vongli k'i tong jigk hogdu.

Tao kinnien c'ent'ien k'iaq'iao hiuc sannien, hienzo hogdu k
senhueq jikin t'eqli, cungson sentao jigk "diaocis"-ce.

Ngunik laopan k hia (jikin si-ce) z Sipannganin, hik niang
 (ha si-ce) z kuongtunqnin, suji hi huet seq Cungkoq, Sipannga,
 jinkoq san koq k hanho. Zwku hi ne hi bigden hoden-k jig siaok'
 ue husu kuag(ㄣ'), caqk'i Cungkoq jizonq, mmeq nin k'ontc'eq
 hi z jigk Sipannganin-k. Jinhue diqk daoli, ngunik dungz—zw't'
 sihanqnin-t'ungt'ung kiao hi z "zaqcuung".

1
89
1

Nguni tienlik ceqhyon, zw't' lianqk sihanqnin-hilaq z Baq-Ngu
 —, kihy t'ungt'ung z Cungkoqk dungpao. Hiu-kik cu p'eihaqfonqk
 nin, hiu-kik cu tienhyon, hiu-kik cu sung hiaqfonq-k k'uliq.
 Sihianqnin jig niq ceq cu paqk cunqden ikunqceq, singiniq hiat

xiusiq, danz nguni Cungkoqnin jao cu zegsank cunqden, singinid
esq hui ponnig xiusiq.

Ngunik kungdien z, zegng k'ue, sanzeg k'ue... hiutu-hiusao.
Hui-jigk sin Zen-k dungz, hi jikn cue loq nien tu, hienze pegka
netao szegng k'ue, hi cu-k zt'i tao pi sihangnin tu. P'ei hiaqfong,
cin xuseq, c'eq xuseq... diqba. zt'it'anglung jao hi k'i kon-k. Hie-
jigk sihangnin, p'ei hiaqfong-k kinnien feggiq sin Zen-k lao, hi
k'ong Jinkoq hanho ha g'igfeqla nguni, danz hik kungdien pi sin
Zen-k tao tu sanban.

我們現在再來把這一段文章翻譯成功北方話：

Wó zai siaoxyoxiao bijela ixou, benlai siang shengdao zhungx-
yoxiao, zaai dao daxyoxiao-di, kosh ingwei giating ringzi kunnan,
meijou faz zaai zin xyoxiao; ysh wodi fueing. di pungju gieshao
wo dao igia yofangliky dang igo xyotu.

Dao ginnian chuntian kiakiao ioula sannian. Xianzai xyotu di
shengxo iging toli, zung suan shengzo igo "tiaozish"-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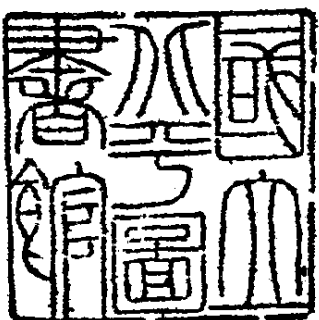
Womndi zhanguidi fueing (iging a) sh Sibanjarhen, tadi muc-
ing (íea) sh guangdungrhen, soji ta nengou shuo Zhunguo,
Sibanja, Ingguo, san guo di xua. Rhugo ta ba tadi biz xianian-di
isiaokuai xusy guadiac, chuanla igian Zhunguo ifu, shui du kanby-

chu ta sh igo sibanjarhenliao. Zhejiang, soji womndi tungsh- chula
sijangrhen—du guan ta giao “zazhung”—la.

Womndi dianlei zhijyan, chukai lianggo sijangrhen—tamn sh
Bai-O—, cwai du sh Zhungguo tungbao. Ioudi zo Pei yofang-di
rhen ioudi zo dianjyan, ioudi zo sungiyodi kuli. Sijangrhen i tian
zh zo ba dianzhung di gungzo, singkitian xuan koji xiusi; dansh
womn zhungguorhen kyo iao zo shsan dianzhung, singkitian zh
iou ban tian xiusi.

Womndi gungcian sh: shwu kuai, rsh kuai, sansh kuai—ioudo
-ioushaodi, Iou igo sing Zheng-di tungsh, ta iging zola Iiu nian

dō, bugō nadao ssh u kuai cian, ta zo-di gungzo bi sijangrhen dō.
 Pei yofang, zinuo, chuxuo--zhesie sh duiao ta ky zo-di. Iou igo
 sijangrhen di peiyofangdi gingjian, ganbushang nago sing Zheng-
 di gao, ta shuo Inguoxua ie gibushang womn, dansh tadi gung-
 cian kyo bi nago sing Zheng-di dō sanbei-ni!



購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中

大眾文化叢書

第一集二十四冊 每冊實售一角半

- | | |
|---------------------|-----|
| 從第一次世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 姜君宸 |
| 世界往何處去····· | 李凡夫 |
| 國際經濟現勢····· | 錢俊瑞 |
| 各國的法西運動和反法西運動····· | 何 封 |
| 軍縮和列強軍備競爭····· | 王紀元 |
| 世界經濟恐慌····· | 蕭月宸 |
| 產業合理化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 | 王達夫 |
| 殖民地問題與民族解放運動····· | 吳清友 |
| 半殖民地國家的學生運動····· | 金奎光 |
| 列強的貨幣戰爭····· | 征 農 |
| 太平洋問題····· | 文振家 |
| 蘇聯的經濟建設····· | 孫治方 |
| 蘇聯的政治····· | 沈志遠 |
| 蘇聯的文化····· | 楊劍秀 |
| 蘇聯的和平政策····· | 孫治方 |
| 國際新聞讀法····· | 楊東蓀 |
| 中國貨幣問題····· | 章乃器 |
| 中國大眾教育問題····· | 陶行知 |
| 中國農村問題····· | 薛暮橋 |
| 中國婦女問題····· | 杜君慧 |
| 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 | 千家駒 |
| 從白話文到新文字····· | 聶紺弩 |
| 列強支配中國的經濟綱····· | 錢俊瑞 |
| 民族解放與哲學····· | 艾思奇 |

楊東蓴主編
大衆文化叢書

第二輯第一種

新文字論理的實踐

每冊實售一角五分



著者 胡繩
總經售處 北新書局
生 活 書 店
黎 明 書 局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0
47627